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五編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10



文庫 11
A 1695
10

御田泉文庫

近世偉人傳五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聞著

中村栗園傳



余往年官于史局。與栗園義子鼎五同僚。又與其門人巖谷誠卿善。因得詳其行事。雖未見其人。猶見也。遂立之傳。

栗園名和。字子臧。栗園其號。以號行。豐前中津人。為人倜儻磊落。而忠孝出乎天性。幼時惡戲。不好讀書。父規之不悛。一日母百方慰諭。栗園沉吟良久曰。兒過矣。兒過矣。母大悅。撫其頂而泣。父亦大悅。擇師授

萃品曰一篇眼目又曰此母難得所以兒世多頑克

近世偉人傳 五編下 一 蒲生重章

世傳人傳 五卷一
業三年間。四書五經及文選皆卒業。年甫弱冠。請父游學。執贄於帆足愚亭。愚亭擢以為都講。既而入龜井。昭陽門。昭陽主張古學。而栗園素信洛閩。意甚不喜。遂辭去。游上國。與篠寄小竹齋。藤拙堂。野田。苗浦。諸名流交通。學愈進。小竹薦之水口藩侯。以為儒貧。栗園不喜。與俗儒庸吏為伍。日與門生弟子擊鮮飲酒。醉則擊劍角觥。為任俠豪奢之游。其視財貨猶糞土也。年二十九。迎婦生女。乃翻然自悔。曰。今而不已。吾恐凍餓妻子。并賊夫人子。頓改舊態。檢制甚嚴。弘化中。墨艦來浦。賀海內洵洵。栗園慨然投筆。曰。我豈

又曰匡人
其奈我何

傲腐儒。不知時務哉。乃敕甲曹礪刀槍。論攻守之略。居數年。墨艦復來。強請互市。勢甚猖獗。幕府欲許之。而朝議執以為不可。物論囂然。藩士分黨。內訌將起。藩主憂之。超舉栗園。參與政事。群小忌其剛直。夜榜城門。曰。殺新參政。蓋欲使栗園畏怖去職也。而栗園泰然不動。某寺僧姦猾。誑眾攫財。栗園白藩主。使其退寺。少壯輩快之。要諸途。極口罵辱。或數其罪。拔刀逼之。僧躍投池。合掌唱南牟流涕乞哀。僅免。錯以為栗園所嗾。使陰圖報復。或以告栗園。栗園乃有戒心。夜行。衷鎖衣。先是。甲賀處士豐田美稻者。通刺請

近世傳人傳 五卷一
栗園傳
美稻者通刺請

謁栗園素聞其名。延見則壯士安藤鐵馬南八郎從焉。栗園大悅。置酒款語。栗園年老。足不出戶庭。而洞悉天下之形勢。情實者。此輩以書告之也。至是。美稻在三備間。致書栗園曰。今募志士。得三百餘人。將屠某城。請迎先生。以為謀主。栗園慮其輕舉敗事。作答書。論述其利害。止之。後美稻果為刺客所掩殺。慶應戊辰春。伏水之變。藩主在京。召栗園。栗園方飲。擲杯而起。至。勢多有。三士尾來。負銃提槍。白布約額。曰。吾儕亦將死。王事願從。行脫藩之罪。請營救之。栗園壯其志。飲以酒。遂拉而入京。使人說廷臣用事者曰。

又曰洵然

臣昨過大津。諸藩兵屯集。設關誰何。行旅窘甚。是徒示怯於賊耳。不若命一雄藩衛京畿。而六師東下。直搗賊巢也。則沿道搗迎。誰敢發礮。錦旗者。若遷延曠日。賊必誘隣境。招亡命。扼險拒禦。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議定。岩倉公嘉納之。乃作書使栗園致之東海道鎮撫總督。總督見栗園。稱其藩先衆勤王。且曰。吾俟因幡兵五百人至。帥以發。子宜見木梨參謀。而議軍事。乃馳訪之。辭以寒疾。栗園亦不欲強見。遂去。既而王師東征。收江戶城。賊悉平。如栗園所策云。藩主超拔以為執政。事無巨細。必諮焉。栗園感激。立釐革。

又曰恐此
譏者少

宿弊數條。當此之時。侍從綾小路滋井二氏脫京。募
 兵在淡海。欲辟栗園謀事。作書遣使招之。栗園詔之。
 藩主藩主不欲。乃辭曰。鈞之勤王事也。然臣不忍棄。
 藩主行。使者感其忠。攬淚去。明年己巳。列藩奉還封
 土。藩主為知事。栗園為大參事。輔翼圖治。居職三年。
 治效漸見。一朝慨然曰。吾以驚才負重任。恐招伐檀
 負乘之譏。且久叨重職。或買奇。既因謝病辭職。
 朝廷賞其功勞。賜祿若干石。以養老。栗園狀貌魁岸。
 性嗜酒。晚自號半仙子。擺脫塵累。日飲。每把盃必拜
 而泣曰。是朝廷之賜也。初戊辰之變。在京師。聞山

後得曰諭
 吉氏亦惡
 此輩乎
 又曰果能
 痛懲之則
 豪傑不負
 其名

田剛變形入京。為其舊君板倉氏上書陳情。甚惻怛
 而其故人舊識仕朝在顯職者。皆懼。既藉口。或有陰
 擠下石者。乃慨然為上書乞哀。而剛與栗園素非有
 飲酒握手之舊。云及學校盛興。憂其專以洋學技藝
 教之。而不以考第之道。又上書當路言之。不允。乃遺
 福澤諭吉書論之。諭吉其鄉人也。其略曰。頃聞有一
 暴人自言。吾身軀髮膚係天造。非父母所生。嗚乎。如
 此者。人而非人。所謂梟獍食父母者不止。斯道之賊
 亦洋學之蠹也。不速鉗其口。縛其舌。以痛懲之。則流
 毒于遠近。終至不可救藥。而能鉗其口。縛其舌者。非

近世傳

五編下

四

蒲生氏

高橋石齋傳

石齋名豐珪字子玉高橋氏石齋其號又號煙岳父曾平以擊劍著仕尾張藩石齋受訓家庭亦精於劍法藩主擢以為擊劍教授石齋年過弱冠一日喟然嘆曰區々武技不足以成名傳後遂辭職東游江戶臨發告親戚朋友曰余不馳名海內不復踐茲土既至江戶專志文學最究書法得力顏柳其妙處多自劍法悟入然未為世所知家貧甚每夜就燈下傭書至深更乃輟更展大紙數枚揮灑淋漓自取快曰解放心手一日之束縛既而書名噪都下都下名流大

翠崑曰子
聞能知此
苦此快故
寫得精采
煥發

后得曰祇
教蔓延于
海內而有
司不憂何
也石齋之
怒正而卓
矣難得々

沼枕山將刻其集曰吾集非石齋之書不可也其見重如此戊辰歲戶田和州在京師聘而給祿又薦之朝拜史官未幾罹疾辭職歸江戶路次過尾張見親戚朋友皆欽羨其榮云明治五年七月廿四日遂以疾歿年五十有六臨歿自撰謚號而大書々法雄奇活動不異生平又賦絕命詞朗吟數四乃瞑石齋狀貌矮而皙性剛直不與輕躁浮薄之徒交尤重氣節嘗養某氏子配其女既而聞義子信奉祇教大怒曰咄頑冥兒蟻吾家然女業已與渠不可奪乃俱與逐之不復通云

近世傳人傳 五續下 五 高橋石齋傳

善諷子曰石齋其人剛直故其心畫亦然昔者張長史觀舞劍而悟書法石齋儻其人耶

重野成齋曰放心束縛數句及末段想見其人文豈在多乎哉

小山春山曰石齋怒堦奉祆教未足深稱之至併其女而絕之則奇而正矣

村山拙軒曰一編中必取一二怪奇人錯綜為趣是善諷子修纂之微意也是以百讀無厭不獨文章之妙而已昧者或不知故言

長谷川鐵之進傳

後 翠崑曰伏

南豐曰不 料北越奇 士之多如 此

長谷川鐵之進者越後蒲原郡粟生津村長谷川誠之第三子也名世傑字公興號強庵幼字谷治鐵之進其通稱為人倜儻不羈長身高顴面色如鐵眼光如炬好佩長刀幼時學於同村鈴木文臺既長東游江戶執贄於朝川善庵居有年善庵歿乃去而游常毛之間下帷于某里聚徒教授娶婦生男天當此之時邊警告急天下騷然鐵之進乃託妻外家謝生徒周遊海內以觀察天下之形勢文久癸亥京師之變從三條某々等七卿走長門三田尻之役奉三條公

通世傳人傳 五編 卷一 澤生氏

命奔走於防長之間。為忠勇隊督。又自募兵。號忠憤隊。為其將。大樂源太郎德田隼人等佐之。元治紀元甲子。從長門老臣福原元佃國司親相等抵京師。與會津兵大戰。敗績。乃走四國。慶應三年丁卯。游與羽。是冬十二月。自東國上西京。途中罹足疾。卧床閱月。餘乃賦詩曰。吉人興作善。從來為報天。功名何足問。禍福付自然。值虜使不遜。孤憤起草間。尊攘唱大義。周遊處萬艱。六年究八洲。決策促歸鞍。歸來策馬獻賊臣。互牽連。見幾即決去。潛匿遊四邊。茲逢谷川。聖主斷踴躍。難自止。請命赴祖谷。自注曰。地屬阿波。接土佐。所謂平姓。

南豐曰。慷慨激昂。絕不帶詩人纖弱之態。

批軒曰。此詩步趨正氣。歌其忠勇義烈。亦相匹朗誦。一過不覺。正襟。

八族之突賊到伏水。小橋友之助太田去入攘夷營。
 指三田尻英氣吞乾坤。出從除姦師。指天軍誠心號。
 馬關兩營。英氣吞乾坤。出從除姦師。指天軍誠心號。
 帝閣一舌禦二國。余時為藩之應接。獨槍殿三軍。我
 提槍直進大道。歷向日街。公關而殿之。千屋菊次郎。
 岸上弘神代直人。或為忠勇督。與真木外記中岡慎。
 等數十士與焉。或為忠勇督。與真木外記中岡慎。
 之助戒備御侮。救兩屯。輔屯。根武人屯。角石山縣小。
 周防西浦。御侮。救兩屯。輔屯。根武人屯。角石山縣小。
 諸夷及其迫也。官又命我隊。救之。余即率隊。衆而。
 趨馬關。晝夜兼行。到則和議已入矣。遂不及戰。馬實。
 為千歲。或為忠憤將。市驛。名內忠憤。德田隼人。於宮。
 遺憾矣。或為忠憤將。市驛。名內忠憤。德田隼人。於宮。
 謙助大樂源折衝。回雙幡。時德田兩支藩。援舉。
 太等助之。折衝。回雙幡。時德田兩支藩。援舉。
 兵而畏憚。不進。既而遂旋。其兵也。以悲歌使西筑。三。
 上事皆詳見于余。子丑。職掌追記。以悲歌使西筑。三。

近世雜傳 五編下 八 通世傳

條公命使福岡池內藏太慷慨說東羽獨行到米澤

復門往復一千里踏遍虎狼路飢寒躬盡瘁獨與斯

氣步忽遭天日沒物色茫難詳微服行關左再辭長

而泉州留十餘日去所在學顛狂偶因故人招東

義舉人小島落月餘監神兵東國之義徒名號時機

不可失賊情既分明蹶起犯風雪直上東海程余先

然軀亦僵總南依舊友閱月在病牀側聞京畿變且

喜賊軍潰杖劍起倚柱遙望西山黛好時難再逢焦

心空摩鎧大政一復古龍旗新揚輝三道皆風靡日

惜 翠崑曰後 半粗笨可

見張 皇威賊主膽遽落引辜遁東叡雖則自引辜

忖度或黠智醜類潛嘯集煽動為角犄彰義遊擊新

乘頓將逞狼噬吾視其肺肝欲走獻微衷脚折步不

能錢盡轎難傭他年千里脚奈斯補天功願為萬里

鵬怒而搏長風願為千尋霓倏矣騰高穹展轉且反

側誰使此事通聞道治國者猶如小鮮煮豫喜會此

心桓々曜大武賊心則可攻攻心字本民心則可撫

邦內既間暇外寇漸可去嗟吾廿年萬苦辛垂成邁

此迎命也不可貳禍福何由臻報天須盡心處義宜

通世傳 卷五 蕭生氏

翠昂曰方今書生往往負其師於生前而况死後乎鐵之進千里走師喪其人可尚

拙軒曰以善助之事率鐵之進平生是然雲托月之法

守真世上多賢材功名屬何人戊辰王師北征鐵之進為之嚮導其明年己巳春朝廷賞其功賜祿若干庚午夏走其師之喪於鄉里既而還京師辛未秋以疾歿年五十鐵之進生平嗜酒醉則善怒狀貌如夜义人不能近有僕善助者善事之或謂善助曰長谷川氏暴怒亦甚矣子之頭無日被大烟管打擊而盍去仕他善助垂泣曰主公嘗救僕於死僕之身即主公之身也而僕未有所報且隆冬自脫衣賜僕曰不忍見汝寒世間愛僕寧有復如我主公者乎其人爽然自失而去善助信州伊奈郡人亦好佩長刀

又曰寫善助躍々欲出龍門衣鉢

結髮太奇人字曰珍髮常奉鐵之進命奔走四方不避祁寒暑雨及鐵之進客死于西京奉其木主歸于粟生津村云

善諷子曰鐵之進雅言王室之忠我不讓乎兒島高德師門之義我豈在手子路之下乎余觀其終身奔走王事及走師喪於千里殆乎非大言也

重野成齋曰叙善助事妙論贊亦佳惜乎鐵之進之詩尤拙不與傳文稱

元田南豐曰獲善助之言而鐵之進人品更高小山春山曰騷擾之際此輩或斃犴獄或殞鋒鏑

獲免者甚稀。若錢之進亦無生理。而終始脫於危難之間。願有其智過乎人者。非一味慷慨之士也。村山拙軒曰。北越古來多出奇士。錢之進固奇。而善諷子亦北越奇士也。以奇士傳奇士。其文章之奇不亦宜乎。

田村翠崑曰。鈴木文臺北越宿儒。其熏陶所致。門下出如此奇士。風裁之高可想也。

翠崑曰立

加藤德成建部自強傳

加藤德成建部自強。並舊福岡藩士也。德成初稱三太郎。中年改稱又左衛門。晚又改稱司書。食祿二千八百石。自強通稱孫左衛門。後改稱武彥。食祿七百石。歷任無足頭。用聞等數職。德成積功為參政。兼掌軍事。元治元年八月。京師之變。藩主長溥將出兵衛京師。擢德成為隊長。當此之時。幕府命諸藩伐山口藩。因使德成所帥兵屯其國境。黑寄以待命。長溥以為幕府起三十餘藩之兵伐長防。然長防闔國決死防禦。恐兵連禍結。遂成天下之大亂。不若說山口藩。

翠崑曰立
傳主意

近世傳人傳

五編下

十一

清生氏

翠昂曰使于使乎

主使之謝罪以解兵也乃疏其意以致追討總督尾張太納言慶勝以德成為行人使往說之德成乃詣廣島本營謁慶勝陳主意慶勝大悅其與已所見符合因謂德成曰子之主意誠善矣然今山口藩容脫走公卿若不放之則無歸順之效願子之藩受之則兵可解也德成曰請遣使于敵藩余與俱歸說藩主慶勝乃使其臣若井鋏吉薩藩士吉井幸輔與俱德成乃與二人俱歸復命且致慶勝意長溥亦大然之德成等再赴廣島致主意議遂決將移脫走公卿于大宰府長溥乃擢自強為正使以淺香茂德喜多岡

后得曰以口舌解三十餘藩之兵仁知不愧古人

又曰悲壯慷慨之狀可想

元道長谷川正綱為副使遣山口藩陳其意藩主悅服贈金若干自強乃詣廣島謁慶勝告之慶勝亦與金謝其勞於是解兵之令下三十餘藩之兵士皆罷歸時十二月廿九日也先是德成屢與尾張藩士成瀨隼人田宮如雲等會議事遂成至此慶勝召德成贈之緋劍及刀三口兼金三枚以賞其功勞德成乃還逆旅張宴饗從行之士酒酣自起而歌曰皇國之武臣兮何事當最勤滿腔之赤心兮須盡君與親明年慶應紀元歸藩又因移公卿于太宰府奉藩主命抵小倉謁越前藩主松平茂昭又抵赤間公卿航海

至乃謁之而歸於是其所謀事悉成矣山口藩主亦
 贈名刀以謝其功勞是歲二月進為執政無幾辭職
 既而時局一變藩主禁錮德成是冬十月廿五日遂
 命自盡德成乃詣博多天福寺悠然賦絕命辭曰君
 乃為盡須真心今日與利曾猶以也末佐留武士乃
 一念終屠肚而歿時年三十有六是日自強亦賜死
 使護送城下安國寺至夜檢使不至自強曰腹飢矣
 請與飯吏與飯自強快食而眠既而檢使至乃屠肚
 而歿時年四十有六自強為人寬裕好講兵法常縮
 衣食完繕武器云德成雄偉有才略膂力兼人通文

翠嘉曰何等從容

又曰無愧乎天地故自泰然

武諸技尤精射禮就而學者眾矣迨大政維新二人
 之冤罪皆釋賜祭資以賞其忠節並配祀旌忠祠云
 善諷子曰福岡藩志士一時遭慘刑者殆五十人矣
 而如德成自強二子及平野月形諸子其矯々者也
 惜哉付之耳史口碑而未有立之傳者也項者其同
 志山内信實見示殉難諸士履歷書故余立之傳
 重野成齋曰叙事詳悉足供史料

小山春山曰福岡堂々大藩當時豈無識時務辨
 大義之士然而未有聞于世者在焉竊怪其萎靡
 之甚也今讀此篇若加藤建部諸子志才超凡洵

有用之士矣。惜哉不遂其志。中道而斃。然憑子聞之。筆獲不朽乎其名。不惟加藤諸子之幸。亦足以為福岡一藩之光矣。

村山拙軒曰。此事屬創聞。記事詳明。當日情勢宛然在目。而合傳之妙。如讀邵青門文。

田村翠崑曰。時事多少曲折。寫得了々如見。不愧史筆。

史筆。太自。...

木澤天童傳

天童信濃舊松本藩士。名大淵。字澹兮。稱源一郎。木澤氏天童其號。又號樟山。其系出自楠中將正成。九世祖正治。居紀之木澤。因氏焉。八世祖正元。仕于加納藩主戶田某。移封信濃松本。從移。遂世為其臣。父國幹。母小島氏。以明和二年乙酉三月生天童於松本。天童幼而岐嶷夙成。好讀書。既長。極力博涉。自經史子集。以至稗官野乘。靡不綜覽。才識高邁。其注經有特見。雅言經典。各有線索。文字在書則一箇敬字。在易則一箇天字。在詩則一箇思字。在論語中庸

翠宮曰楠
公文武兼
備名將今
天童生昇
平故偏又
耳然觀其
著書武在
其中

五編下

則一箇學字。拖之通體。俱動。作中庸解。自跋其後曰。有天有地有雙親。廿七年前誕此身。案上看來書外字。筆端掃却眼中塵。雲山風月時々好。水石林花個個新。一樣乾坤莫為恠。東西南北古今春。嘗慨然而嘆曰。人生六十。報恩日短。留寸丹以裨萬一。乃作國志三百餘卷。名曰琵琶絲。起保元終元和。上下五百年。開治亂興廢與忠臣義士之偉蹟。歷々可觀焉。其作文詩。操筆輒成。未嘗起草。常曰。君子之文。君子之言也。君子之言。君子之心也。君子之心。對天地無愧。與日月爭光。故觀其文而信其心。所謂人影在地。仰

翠崑曰名
言不磨

見明月者。故古之文能傳古之君子。晚近則不然。學弊文偽。偽者非其心也。心之明如璧。趙氏之璧。天下傳之。文之不偽。心如璧之明。而後可傳。若夫昏々烏石。烏得而傳之。所著數十種。凡八百餘卷。其誠藩主。則別有君箴二卷。藩主嘉之。加祿若干。為藩學教授。文政二年正月三日。以疾歿。年五十有四。天童為人溫而厲。接物忠實。其教子弟。舉其大關。而不責小節。然苟有跡涉於詐偽。則勵聲責之。雖小兒不以假借聞者。悚然改非。嚮善云。

善諷子曰。余嚮在史局。觀天童所著琵琶絲者。蠅頭

又曰作者
亦然

成齋曰論
贊大有韵
致

累々。有塗抹處。蓋其未定稿也。當時頗服其氣力之
深厚矣。後識其玄孫成肅。借觀其遺書。益服其學識
之超卓。又問其軼事於成肅。遂立之傳。成肅今下。惟
于東京下谷教授子弟。亦有論語中庸析義及左氏
傳評說等著述。温厚君子也。

重野成齋曰。君子之文。君子之心也。云云。想見其
光霽氣象。如斯人。可謂善解經意者。

田村翠崑曰。經術文章。裨益平世。不愧為楠氏之
後。於戲天童乎。將神童乎。

北村篤所傳

篤所者。近江野洲郡北村人也。因以氏焉。名可昌。字
伊平。受業於伊藤仁齋。業成。下帷京師。為人狷介。貧
而不仕。有高操。靈元帝聞其名。敕諭欲使嗣北
面某氏。講經於院中。篤所不欲。嗣異姓。固辭。帝益
重之。賜以儒服。儒巾。強徵之。篤所乃著賜服。而入講
經於院中。嘗病。帝乃敕勘解由小路某。問病。且
賜人葠。御硯。御硯名中山。其所戲玩者也。時人榮
之。篤所常嘆。聖學之不振。而世儒之卑屈。終身居蠶
之上。九以名節重於時。歲暮賦詩咏懷曰。少小涉經

后得曰在
今世其嘆
果如何哉

拙軒曰一篇萬所翁
自叙南豐曰有
振衣高岡
之意思

史性氣耽詞章。宿儒時濟々。共是丈人行。生平所畏
敬。此日皆既亡。後生何寂寞。聖學將榛荒。長安幾萬
戶。無人共商量。所好與世乖。為愚又為狂。遭遇千古
少。吾儕特何傷。幸無升斗繫。徒意自徜徉。請託絕權
勢。拜謁無朔望。月花屬我去。吟哦習為常。又無沈疴
患。老去猶健強。眼睛耐誦讀。足力涉澗岡。車馬不須
駕。冠蓋何假張。生理又略足。不用求皇々。寒暑給裘
葛。朝晡有糟糠。回首一世裡。比屋屢低昂。吾不覺衰
廢。未嘗有殷昌。悲貧兒女態。豈其丈人腸。梅蕊欺雪
色。柳條洩春光。一歲此夜盡。依舊迎新陽。其隱操益

高

善諷子曰萬乘之尊而問道於布衣乃寵賜之豈非
曠世之美事也歟方今天子聖明屢幸學校亦曠
世之美事矣而不知亦有寵聘隱儒如此者乎
元田南豐曰筆鋒銳甚

村山拙軒曰篤所先生堀河學之高足世人多不
知焉吾兄持書所謂發幽德之潛光者
小山春山曰聖主當時不得親裁萬機徒恭默
深宮之中可惜哉

岡田后得曰斯文之隆污關于世運之隆污方今

聖明在上而斯文之未隆興何哉吁

田村翠崑曰昔者水戶藩侯多聘天下隱儒而修

國史以興斯文々々彬々乃可觀矣方今治效休

明百廢具舉而獨斯文之興隆或似有愧於藩治

者且共和國會之說嗷々於海內而維新雍熙之

化未皞々乎天下何也豈以世無敬敷五教如高

其人者耶嗚乎苟求之世豈無其人乎是善諷子

所以諷也歟

辛巳十月
十二日勅
諭可以藉
浮躁論者
之口快々

月形弘傳

月形弘者舊福岡藩士也字伯重通稱三太郎晚改

稱深藏號漪嵐年十七從父質助稱七至江戶學於古

賀精里文政二年承家龍衣食祿百石為馬廻組名職遷

學校助教既而轉赤間驛茶屋奉行嘉永三年致仕

子詳嗣當此之時幕府失政外人放恣志士怨憤天

下將亂弘憂之會同志講尊攘之道時東北限有一

老儒好蕃學主和議弘次其七古韻極口罵詈句々

痛快後老儒果為賊云文久元年藩以弘父子鼓動

人心妨害藩政禁弘出門接人奪詳祿下獄給其幼

翠崑曰每
每均當時
夫一筆々
變化

又曰當時
儒而為賊
者衆矣皆
由其無識
也

翠崑曰一
字一淚

又曰人品
絕高

孫恒稱駒廩米若干。纔存其家。弘幽居自遣賦詩數首。其一曰：主憂臣辱，今之宜一。任家人屢告饑，摘得蔬苗充晚食。拾來松葉給晨炊。其二曰：老年懷抱若為寬，倏忽之間歲又殘。妻在病牀兒在獄，五更風雨一燈寒。其三曰：燕雀將雛各自飛，山園日煖草初肥。稚孫追我來相問，何事爺々不肯歸。其四曰：桃李無言了，一春從今吾輩亦緘唇。救荒方略平戎策，付與朱門肉食人。遂憂鬱成疾，以二年四月五日沒。年六十有五。臨將屬纊，呼去婦女，呼二第一子，遺言乃瞑。弘為人樸直，尚氣節，惡諂諛。一生不伺候權門，最惡。

儒者不辨王霸內外及華夷邪正之道，是以不為世所容。雖微官不能久居，然敬信其造詣，仰之如泰斗者，有長尾重威、魚住明誠、中村無用、早川勇、早川順等數人云。其所著漪嵐集、文語類纂藏于家。善諷子曰：余嚮作長尾重威傳，服其卓識。今作月形弘傳，乃知其學有淵源也。而弘之學出乎精里先生，則其淵源亦深且遠矣。宜哉其子弟門生卓然可傳者之衆也。又讀其詩，字々有淚，使人嗚咽不禁。此真詩也。與彼虛夸彫琢者迥別。故余全錄之云。

重野成齋曰：此流人作詩，往々不可上口。獨此四

首有韻致。有意思。可誦可傳。

小山春山曰。嚮月形季裕携其先人詩稿來示余。索評閱。余讀之。情致流宕。直抒所懷。深得古風。而其人忠撲憂國。為俗論所擯斥。遂致幽死。何其命之薄也。今得此佳傳。獲以伸冤。屈於泉下。蒲子闡幽之功亦偉矣。

村山拙軒曰。有學有識。而不為世所容。齎志而死。世無知之者。士之不幸無大焉。如月形漪嵐者是也。善諷子汲。傳之。真是無量功德。

谷水石傳

谷水石者。丹波山家里人也。初稱右京家世仕柏原侯。為人沈毅慷慨。狀貌魁梧。能丸弄五斗米苞。安政間。墨艦來浦賀。乞互市。幕府閣老福山侯欲許之。水石上書論其不可。言甚激烈。不報。乃喟然嘆曰。我邦環海皆敵也。防禦之術。不可不講。因大專力銃砲。遂自製銃。奇巧驚人。後洋舶齎元籠銃者來。其製與水石所造暗合云。一日游山中。銃射一雉。夕死。挈而視之。羽毛不傷。因嘆曰。柔能制剛。信哉。遂創製禦銃。丸一器。名曰車楯。蓋用羽毛製之也。楯成。銃射而不

翠高曰善讀黃石公書者

翠崑曰忠
一善成人
之美

又曰海舟
亦善成人
之美

壞萬延間。加賀侯聞而異之。延水石製楯試之。果然。明治五年秋。會歐洲大開博覽會於澳之也。維納其友池田忠一謂水石曰。先生老矣。請出車楯於博覽會。以示奇巧於宇內。水石以為然。然楯為軍用製之。大而不便。船載。因欲別製水石素貧。苦無其費。忠一乃語之勝海舟。海舟捐贊助之。水石乃製一小楯。上書山縣陸軍卿。乞試之。陸軍卿使尉官某某以英銃稱マシ尤精者射之。百發不能洞。遂出之博覽會云。先是仙臺侯聞其名。饋月糧十口。森川侯亦欲臣之。固辭不往。慶應戊辰歲。田安氏聘以備顧問。饋月糧

七口。而侯不能悉用其說。水石終辭去。耕于埜。明治十年以疾歿。年七十有七。塋于城北日晡里南泉寺云。

善諷子曰。偉哉水石之巧乎。製作也。然余尤偉其不溺于利祿。製作之巧。世或有人。利祿之不溺如水石者。其歟。幾人。

田村翠崑曰。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非具此識者。乃溺乎利祿。如水石。可謂大丈夫矣夫。

岡田后得曰。世稱碩儒鉅匠者。往々溺乎利祿。不知高人之擲掄其後也。哀哉噫。

后得曰想
應讀之汗
昔者不鮮

龍世傳
五編下
龍世傳

裝書百世
多此輩之
人與書而
不酬叩門
輒稱不在
只恐費楮
幣

又曰。蘆翁快說云。某生賣文為活。黃綠得一官。漸歷顯職。意得甚。於是盡棄其師學。不復與故舊通。日以蓄積為事。貪婪鄙吝。無所不至。一夕豪客八人破門入。盡縛妻妾僕婢。使生出所蓄楮幣及珍器。舉以投炭火中。最後反接生繫柱。群唾其面而去。不亦快哉。吁。此有為之言。寫出與水石反射。吾之人可以諷世矣。故附識于斯。

六
十平心...
大口而封不...

賀川子玄子傳

子玄近江國彦根人。名玄悅。一名光森。姓三浦氏。子玄其字也。父長富。世仕于彦根。納妾生子玄。藩法禁庶襲祿。故養之外家。時年甫七歲。既而孤。其家請以為義子。教以農事。遂冒賀川氏。子玄年方壯。儻好奇節。不欲老死於畎畝間。乃竊學鍼砭按蹻。頗造其妙。去遊京師。住于一貫街。賣技自給。益修方技。娶山田氏。既而自恐其耗精害於學。與之異寢者三年。其勵苦如此。適隣婦橫產。兒露手膊而不出。婦叫苦瀕死。眾醫束手。其夫謀之子玄。而子玄亦未知救之之

此一篇批
點係息軒
安井先生
翠崑曰有
為者自別

近世雜文傳

一 蒲生

術。憫然而歸。通夕不寐。以思其法。遂創意設一奇術。明日往而救之。得安。媿乃益思精之。得若干術。其目詳于所著產論矣。子玄之術。既無所師承。常養貧婦。丐女有身者。以試之。而其說亦不原。古人前後著產前七十有五難產。後一百二十五難名之曰產論。如其言。子在胞必背面而倒首。實所于古未聞。又使產婦去產椅鎮帶。亦一家之卓見。而生民之受賜夥矣。初產論之成也。皆川原為潤色之說。既確而文又美。遂為世所推奉。子玄每見原。未曾不感泣以謝。云子玄為人魁梧。膂力過人。性忠誠而有俠氣。務救貧賤。

翠昂曰寫得如画

孤獨之厄。權貴豪富之招。毫有不遜之事。則不應焉。而聲名藉甚。請治者如織一。富家婦產後發血暈。邀子玄。子玄乃佩銀鐺。朱鞞。刀被雨衣。躡草鞋而往。門有醫輿二三。子玄乃亢眉大聲呼家人曰。玄悅至。盍設湯。諸君載輿而來。玄悅則穿草鞋而來。洗足入室。以術止暈。即出室。顧諸醫曰。玄悅既治暈矣。餘任。卿等所為。暈復發。幸見告。玄悅將復來治。昂然而去。其前後救難產者。指不勝。儂而其最神驗者。門人山脇某。既載于產論之末。故今不復贅焉。明和五年冬。阿波侯聞其術之神。而聘之。賜秩百石。有子二人。曰玄。

吾曰金吾皆不好醫。金吾有女。養羽州秋田人岡本
玄迪配之。令繼業。玄迪亦脩業精苦。更有所得。作論
及圖。以翼父書行于世。子玄既致仕。玄迪襲祿。加麥
百石。後又加秩五十石。子玄以安永六年丁酉秋九
月十四日卒于家。時年七十有八。釋號曰泰嶽院。其
門人數千人。相共謚曰景定先生。玄迪字子啓。號有
齋。爲人短小。無過人之力。子玄術多用力者。因以意
變化之。雖纖弱無力者。使易施之人。以爲難矣。
善諷子曰。王肯堂證治準繩女科自序云。宋時濮陽
李師聖得產論二十一篇。有說無方。醫學教授郭稽

中。以方附焉。獨我子玄子之書。有說有方。有術。可謂
備矣。夫產之有術。我邦向有。吉益中條二氏。然其
道幾乎亡。迨子玄子出。說與方術皆極其精。故天下
謂產術者。必稱子玄子。嗚乎。盛矣哉。

又曰。吾先考解縛園先生。嘗遊京師。學于奧道逸公。
極產技之秘訣。活人太多矣。而道逸公之術。得諸子
啓子。子啓子之術。得諸子玄子。則余之作此傳。豈徒
然哉。亦記先考學術之所淵源也。先考之手術。亦極
高。殆有出藍之譽。足以開業於都下。而天質多病。有
所不勝。乃決然託跡山林。逍遙自適。以終焉。解縛之

號乃道逸公所賜也。案周書藝術姚僧垣傳云。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病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為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解。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此即道逸公之所取以號也。嗚乎。予之生晚矣。不得入諸君子之門而學之。先考亦幼見背。不能親奉庭訓。是為終身之憾矣。文久紀元辛酉孟陬識。

安井息軒曰。矯々可喜。

多紀永春院曰。此傳不獨叙子女性行。間又叙其治驗。是取法扁倉傳。而換骨脫胎。令人不覺妙甚。片桐石崖曰。子闇少年屢遭患難。益自刻苦。不近女色者。殆三年餘矣。蓋亦學子玄子也。田村翠嵩曰。此傳奇節俠氣四字。是一篇骨子。治血暈一段。殊有生色。是亦子闇子借他人描寫自家胃臆耳。岡田后得曰。洋醫尤拙乎產科。往往母子俱斃其手。而世猶不悔悟。哀哉。

永島安龍傳

永島安龍者富士山下新倉村隱醫也。名丕顯，字宗旦。號吞山。又卧龍窟。安龍其通稱。少遊江戶，學於太田錦城、朝川善庵。又受醫術於二宮擁鼻。歸鄉開業。請治者恒填門，家道頓豐。其土本乏水，先是屢起工穿山，引其西方船津村湖水，而山深路遠，地勢凹凸，水至太少，不足以溉田。安龍乃熟視其地勢，慨然曰：「浚其渠，濶其幅，則水當大至。」乃捐金三百圓以為資。本命息子靜與村吏相議，起工。雖高填卑浚，渠濶幅更鑿新渠，今為三泓。水果大至，桑麻薄地皆成。秔稻

朗廬曰：此功業所以為偉人。

春山曰：神似龍門。

朗廬曰：富山著色。

拙軒曰：銘詞極妙，且以之實前事，功結病太佳。

良田前後所費鉅萬，皆安龍父子所辦。云安政甲寅之夏，余漫遊訪安龍。安龍散髮飄蕭，風骨珊珊，議論卓然，出人意表。不以余少忘年，相交議疾，質詩樽酒相對，歡如也。一日囑余作卧龍窟記，稱其意益敬。余余當時未嫻乎文辭，今觀之，面熱汗下也。而猶辱其稱揚，可不謂知己乎？及其歿，乃銘其墓碣曰：巍然峩然，富嶽聳天。其下有人，風骨如仙。捐財導水，涓涓涓昔。維桑圍今，為稻田。民其富矣，滄勃炊煙。民不以忘其功，可鑄豐碑。高映富嶽之巔，蓋紀實以酬其知也。安龍為人溫厚謙讓，愛人不分親疎，其療疾活用

近世醫人傳 五編下 蒲生氏輝

古經々方。治驗可傳者多矣。嘗與友人手塚某討論。著一書名曰農家心得。其書自民家日用藥方食物禁忌攝養法。以至於脩身齊家婦女童蒙所職。丁寧戒告。其用心可謂厚矣。没年六十有九。遠近聞其死。皆痛惜云。

善諷子曰。世醫虛夸。口給是務。唯恐其術之不售。其見殆與商賈比。何其醜也。偉矣安龍。隱淪安命。而其功及民於戲。安龍真醫中卧龍也哉。

坂谷朗廬曰。理水有功於民。不獨其仁術可傳之人。可傳之文。康辰六月識。

小山春山曰。當時若有擢用安龍。則其濟時澤民之功。大有可觀者。而使之終于一村醫。實可惜矣哉。

村山拙軒曰。醫藥之外。興民田之利。澤及後世。蓋良醫醫國之一端也。其著農家心得。必有可見者。君家有藏本。他日乞借覽。

又曰。醫林中。往々出奇傑之士。不唯方技之可傳而已。近來寥乎無聞。豈有韓伯休其人。而世未知之耶。

高橋淑道傳

高橋淑道者舊幕府支家清水氏臣也。稱銓之助。年十七。喪父。事母孝。友于弟。性溫靜。與人寡言笑。常慕古忠臣孝子之風。喜讀書史。能詩。好武技。常曰。文武偏廢者。非士也。慶應四年戊辰春。應科舉。擢文章優等。當此之時。幕府奉還政權之議起。海內洶々。遂有伏見之事。既而王師東下。三月。前將軍德川慶喜引辜退。居于東台寺院。以俟命。先是。清水氏卒。嗣子未定。遺臣悉隸幕府。至是。淑道與同志二十人俱守護前將軍。慨然賦詩曰。落日失光。天地藏。淒風肅殺。

翠嵩曰孔
門子路之
賢而其死
猶未得其
當况將門
之小臣淑
道乎可忍

欲昏黃。此時誰抱南陽節。掃盡青松數寸霜。四月。前將軍去。江戶赴水戶。淑道欲從之。其友諫曰。足下重義。從君於難。善矣。然奈有老母。何。且今道路梗塞。事變不測。子其熟慮焉。淑道淚數行。下久之。曰。余幸有一弟。雖幼。可以託後事。乃訣老母。賦詩曰。自古難全。忠與孝。思君義大。不思親。此身縱作松根土。魂在君邊。是武臣。遂與同志發抵下總松戶。則脫走兵士。既據之。因與俱盟約。衆推淑道為步兵第七聯隊一番中隊軍監。米田桂次郎長之。轉戰于上野諸川小山之間。進戰于安塚。淑道黎明率兵冒雨。間道欲襲官。

近世傳人傳
五續
蒲生氏村

軍背遭伏奮鬪斃數人身被重傷死于亂軍中實是月二十二日也年纔十有九

善諷子曰淑道之死未可謂得其當也雖然彼以青年眇々之身能忠其所事觀其詩亦有足以悲者比之於夫堂々黃馘者宿私龍斷者其清濁果如何哉噫

翠嵩曰痛快賤丈夫頂門一針

小山春山曰戊辰之際慷慨激昂之士快一死乎鋒鏑之下者何限然無益其君反有害於國家則主將不能免駕馭失宜之責也辛巳八月十五日閱了神田橋内官署直舍

村山拙軒曰決死起事其義勇可尚事之曲直姑置之可今也舉此士風喪亡將盡矣吁

田村翠嵩曰淑道以文武自期真是好男子然年少氣銳未得處死之道奮戰自快頗似子路之勇善諷子為立佳傳惜之者至矣罵殺世之私龍斷者亦至矣嗚乎淑道可以瞑也夫

近世傳人傳
五編下
卷九
蒲生氏村

雲井龍雄傳

雲井龍雄者。米澤藩士中島惣右衛門第二子。弱冠出為同藩士兒島才助義子。義父歿。自改稱雲井龍雄。為人矮而精悍。好奇計。戊辰春。官軍擊德川氏之兵於伏水鳥羽。大破之。遂將大舉東征。適龍雄在京師。為德川氏上書訴冤不允。乃怒曰。自一砲擊而誣德川氏。以叛名。嘻。何其冤也。我誓雪其冤。且恢復吾藩。祖業迺歸。將連合東北諸侯。以抗官軍。歸途過駿河。見幕府游擊隊長人見某勝太郎。某曰。我將兵數百。據函嶺之險。以拒西軍後援。子速糾合奧羽之兵。而

南豐曰龍雄氏之才而暗乎順逆之理坐不善讀書耳

來南北夾擊。則西軍可蹙也。龍雄以為奇計。乃晝夜兼行。歸米澤。則奧羽諸藩同盟。既抗官軍。龍雄奔走謀議。而幕兵盡敗。人見某等航海北遁。龍雄因自籌以為西軍深入敵地。乏後援。若糾合二毛諸藩之兵。以絕其後繼。則彼必顧而敗。是亦一奇計也。乃與會津人原直鐵。幕府麾下士羽倉某稱鐵三郎林日光。山僧櫻正坊等間行。將出沼田。關吏呵止。龍雄爭辯。而過。則彈丸既雨。注羽倉。某與僕某奮戰死之。櫻正亦殊死而鬪。遂為所殺。龍雄直鐵斬殺數人。敵辟易而解圍。二人僅以身遁歸。于時八月下旬也。當

翠十崑曰剽悍可想

翠岩曰何
等自負

此之時官軍圍若松城數重礮聲震天龍雄將歸米
澤出兵援之至則藩主既已樹降旗龍雄計莫所出
亦遂降其心猶有待也明年九月請遊學上京為集
議院寄宿生既而物議囂然曰此賊首也遂見放逐
龍雄慨然賦詩云天門之窄々於瓮不容射鈞一管
仲。蹭蹬無恙舊鱗鱗生退江湖恩猶衆自賀豪氣窮
未摧每經一艱一倍來睥睨蜻蜒洲首尾欲向何處
試我才溝壑平生決我志命乖道窮何足異唯須痛
飲強自寬埋骨之山到處翠龍雄欲托事密糾合同
志以舉兵也上書請鎮撫諸藩脫籍反側之徒令自

此世傳久傳
五編下
三
滿生氏林

又曰
眉

歸順不允會幕府士三枝某采之助偽裝為僧稱淨月
坊者來話曰余在橫濱聞京攝問物情騷然亂將起
龍雄大喜乃使淨月坊赴京攝偵視西國情形明年
春正月淨月坊自京攝歸曰九州物情恟々思亂長
州內訌將起且說得同志數人之狀龍雄躍然曰時
機至矣不可失乃大書歸順部曲點檢所七字於白
木表揭東京芝二本榎上行寺圓心寺門集會同志
直隸以下來會者四十餘人奧羽諸藩士亦遙應者
甚衆矣部署既定未發也朝廷稍探偵其情杖禁
錮龍雄於其藩康午五月押送於米澤其徒增岡譽

近世傳久傳
五編下
三
滿生氏林

吉謀奪之塗。龍雄喻而止。龍雄既至米澤。志猶不屈。潛作書。贈同志。約再舉。既而其徒被逮者洩其陰謀。八月又押送龍雄於東京。悉逮捕其徒。而鞫之事。悉發露。龍雄以下數十人皆伏罪。十二月梟龍雄於小塚原。時年二十七。直鐵。譽吉等十餘人皆處斬。其餘處流者若干人。初其上同盟簿者。凡一萬餘人。及事覺。龍雄焚其名簿。在獄鞭笞交下。至身無完膚。不敢言。故其罹刑禍者。僅止于此。云龍雄之游學江戶也。在安井息軒門。講讀甚勉。雄辯高論。常凌轢等輩。既去。在京師維新之初。作貢士。其臨刑也。顏色陽々。嘆

翠昂曰繳
收前段如
風卷落葉

又曰主意

曰。使我奇計成。則政體可更。封建可復。德川氏之冤。可雪。吾藩祖之業。可興。而今已矣。豈非天也哉。善諷子曰。嗚乎。以龍雄之才。當時若能顯用之。則渠未必甘為叛賊也。觀於天門之詩。可以知矣。自古英雄豪傑。駕御失其宜。則往々怨望為叛賊。如韓信。黥布。皆是。何獨恠乎龍雄哉。其後如江藤。西鄉。前原。諸子。蓋亦是也。嗚乎。惜哉。

重野成齋曰。以奇計字為針線。排叙有法。元田南豐曰。龍雄狂妄伏誅。固不足道。善諷子借以說駕御英雄之方。妙々。

小山春山曰。龍雄桀鷲。乘時自逞之士。非專盡忠於所事也。而此篇寫得矯健。扮龍雄為一偉人。善諷子之筆。亦神矣哉。

村山拙軒曰。桀犬吠堯。聖世之所不免。駕御得法。可以為轅下駒也。使其猖狂厲烈。咎將誰歸。留心人材者。不可不知也。善諷子之筆。闡發無遺。

木田村翠崑曰。維新以後。怨望不平。得賊名者。何其多也。其必有以焉。吁。

惠南傳

惠南名忍。鎧號空華子。京師某寺僧也。有奇癖。喜嗅香。蘭麝沈檀龍涎。合香凡百種之。香。以是其名聞公卿間。雪日。童子搏雪作兔。進惠南。惠南歎之。謂童子曰。此雪非某氏門前雪歟。曰。然。師何以知之。曰。腥矣。以某氏魚戶也。某親王家多藏名香。曰紅塵。一日失其香水一枝。索之弗獲。親王謂人之盜去也。訴之幕府。幕府搜索而弗獲。親王聞惠南名。召之。語以失紅塵事。而惠南亦不知紅塵所在。悵然而去。一日將詣東寺。塗上忽然聞一陳香風。惠南

翠崑曰奇
僧奇癖有
奇用奇々

后得曰叢
裏花開人
未見追香
坎蝶聖先
知惠南似
之

拙軒曰論
贊結未每
以冷語提
醒極妙
又曰是所

怪而竚立。靜聞之。即紅塵也。因追香而往。則烏原。號栢屋。妓樓也。惠南入而遍問其家人。莫之知者。適一了鬟曰。頃者余所事之名妓某。以名木作櫛笄。其木屑有妙香。因屢焚手爐。倘此耶。惠南視之。果紅塵也。惠南歸語之親王。親王告之幕府。幕吏遂探訊獲盜。即往來于親王宮中士人也。卒伏罪。惠南又能畫及國詩。亦皆有奇趣云。

善諷子曰。聞香獲盜。何其奇也。比之韓壽竊香。其姦輒覺。更奇矣。然世有更奇者。僕如爾。慕腥膻之臭。猶鼻名香。美芳揚々。聳鼻而蠅集。使惠南視此輩。則必

以號善諷
子也

掩鼻而過也。

村山拙軒曰。惠南之鼻香辨雪絕技也。然謂之無用。則無用也。而無用之用。世少知者。吁。

小山春山曰。奇事奇文論贊更奇。使人啞然笑倒。岡田後得曰。蘇軾曰。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善諷子惡腥膻祆教之徒。亦此意。而莫人知其遠慮者。故觸事憤慨。憂世柄國者。宜三思焉。噫。田邨翠崑曰。讀前二傳。如飲蕃椒水。此傳則如飲沙糖水。

良寬傳

良寬號大愚。越後出雲寄橘某長子也。幼而穎異。不好流俗事。長而寡慾。不事家人生產。意澹如也。年甫二十二。適會備之圓通寺國仙和尚行化。乃令弟某繼家。自往投之。削髮為僧。遂隨和尚。服事其寺者數年。頗極浮屠氏之道。和尚當時名僧也。作偈授良寬曰。良也。如愚道。轉寬。騰々任運。得誰看。為附山形爛。藤杖到處壁間。午睡閒良寬。乃歷參海內諸寺。二十年。乃還居于越之國上山五合庵。題詩曰。索々五合菴。室如懸磬。然戶外杉干樹。壁上偈數篇。釜中時有

后得曰不嗜詩人詩者之詩如此

又曰句々天然

塵竈裡更無烟。唯有東村叟。頻敲月下門。又題壁林中詩曰。乞食到朝市。路逢舊識翁。問我師胡為。住彼白雲峯。我問子胡為。老此紅塵中。欲答兩不道。夢破五更鐘。其詩歌皆出自肺腑。有自然之妙。嘗謂人曰。貧道有不嗜者三。詩人之詩。書家之書。庖人之饌。生平多奇行。嗜兒戲。招集兒女數十。打毬鬪草。捉迷藏。欣々然唯樂。或問。答之曰。吾愛其真而無偽焉。耳。常衣破衲。托鉢山下市村。人贈衣服。施錢財。皆不辭而受之。路遭凍餓者。輒脫衣傾鉢以與之。曾抵一民家。乞食。會其家失物。見良寬頭髮如蠟毛。似越獄人。以

為盜也。乃縛執將掘土埋之。良寬低頭無言。偶有識良寬者來。愕曰：「此高僧良寬師也。」村民即釋之。其人曰：「師盍辨其寬。」良寬曰：「業已至此。雖辨不免。有惡少年。聞良寬不與人校。誑而俱乘舟。至中流擠之。幾乎溺。僅免而毫無怨尤色。有笋生床下。不得伸。乃撒床毀屋。養笋成竹。吟哦其下。人索其書。不可獲。唯兒女毬戲而乞之。輒書其詩云：袖裡繡毬直大千。誰言好手無等匹。箇中得意若相問。一二三四五六七。故欲獲其書者。先贈繡毬。以賺之。則可獲如他物。雖金銀珠玉而不顧也。其草書似懷素。龜田鵬齋北游觀其

后得曰天
真爛熳

書。以為神品。往訪其居。適會其坐禪。侍坐半日。良寬知其非俗士。乃歛晤。後鵬齋語人曰：「吾遇良寬。悟草書之妙。我書從是長一格矣。」良寬曾到江戶。訪鵬齋。踵門請見。會鵬齋講經。其門人視良寬敝衲破笠如乞丐。不通謁。叱而去之。講畢。鵬齋聞之曰：「是必越後高僧良寬也。」使門生追之。弗及。良寬居山者二十餘年矣。晚移居島崎村某氏別舍。天保二年辛卯春正月六日寂。壽七十有四。前數日。青津里正某來訪。良寬曰：「往年弛擔於子家。尚記否乎？」某還索於家。得其一筐。開之。貯三十金。某始知其備後事。乃用此以塤。

于邑之隆泉寺。後慕其德者。醵金建碑云。
善諷子曰。余讀良寬詩歌集。知其慨乎世道。人心之
深。又觀其貯金備後事。益知其用心之深矣。嗚呼。彼
豈忘世者乎哉。

重野成齋曰。良寬誠高僧矣。奇行異事。層疊寫出。
偉人傳中有數文字。辛巳七月。

岡田后得曰。良寬軼事猶多。聞諸故老曰。良寬藏
一搗醬瓦盆。既搗醬畢。又用洗手足。或數日不舉
煙。饑卧讀書。好咏和歌。蓋西行僧之流亞云。
田村翠崑曰。良寬養筍。毀撤床屋。即周茂叔不掃

窓前草之意思。其所得財物。皆施凍餓者。是何等
仁。子闇筆能傳之高趣躍々。

又曰。良寬又時作不忘情之語。其雜詩云。佳人相
呼喚。遲日戲江記。長袖映日鮮。垂帶逐風靡。金釧
繞柔臂。玳瑁飾雙耳。折花調行客。拾翠遺公子。一
顧擲千金。片言傾城市。粉黛暫時假。容華難保終。
歲暮何所待。搔首立淒風。其情緒纏綿如此。

近世偉人傳五編卷之下終

聚亭曰生田老兄嗜洋學故不悅余之極口罵祇教臆腥之徒故其言如此然以我儒道論之余之罵殺决非愛憎之偏好惡之僻也但真儒憂世者能知之耳噫

書近世偉人傳第五編後

太史公草游俠貨殖二傳最致意焉。蓋有慨于當時吝財道難趨趨囁嚅之俗。假彼聶政猗頓之事。以發不平之氣。故其文抑揚痛切。頓挫淋漓。或有不免乎愛憎之偏。好惡之僻者。後儒乃以常理譏之。不亦陋乎。余於蒲生先生偉人傳亦云。

明治辛巳夏六月 辱交 退庵生田精拜識。

書近世偉人傳第五編後

余久聞蒲生君聚亭有近世偉人傳之著而未讀其書。故亦未知其所謂偉人者果取何人也。以余觀之。如堀有梅岩瀨鷗渚二子。皆偉人中之杰然者。今其書名曰偉人傳。此人當入此傳也。余於幕府季世知此二子。鷗渚罹黨禍。幽閉一年。患軟脚病而不起。有梅吏事精覈。侃直執義。一夕暴卒。後余為有梅作傳。悲其事而未及鷗渚也。頃者讀新紙載鷗渚履歷。不覺涕泗潸然而下也。因憶往年鷗渚遇幽閉。余介人索畫鷗渚作牽牛花。自題其上曰榮瘁須臾事。無物

成齋曰因
作題跋而
補偉人傳
之闕亦發
幽一事

不牽牛。畫已成數日而逝。今其履歷僅存於新紙中。徒附諸一泣而止。余深悲二子之有厚薄也。一日余從諸君會於清華吟館。蒲生君出偉人傳第五編乞序。余因得與讀焉。以悲壯之筆寫奇俊之士。字々皆血言々皆淚。使一世偉人與天壤不朽者。其在此書歟。於是余欲君之為鷗渚作傳。併紀有梅事。以列於編中。試書一言問之。

明治十四年辛巳夏。辱知水川口翫拜識。余與公

余入閣嘗官於修史。揮如椽之筆。脩明治之史。近

以憤世慨時之人。傳憤世慨時之人。以闡幽發潛之

題偉人傳第五編

裴亭曰洞
齋兄余計
年前之舊
交此數語
雖溢美亦
知已之言
不得已不
受

筆。狀闡幽發潛之事。宜矣。使讀者或扼腕切齒。或悲慘涕泣。忽而怒。忽而喜。擊節叩案。稱唉叫快。從傍觀之。疑其為狂為顛者。非吾友蒲生君子閣所著偉人傳乎。子閣嘗官於修史。揮如椽之筆。脩明治之史。近時家居。又揮如椽之筆。摭佚扶隱。以傳幽潛窮愁。殉難致節。可悲可慘之人。與夫逸韻高致。大雅儒流。可喜可尚之事。鑄槩已至第五編。愈出而人愈樂觀焉。子閣為人。韻度瀟灑。慷慨有氣節。此人而修此編。意

迎世偉人傳 五編跋
氣相應。而文境纏々使讀者至此亦為如椽之筆所
斲弄爾。

明治十四年歲在辛巳九月上浣。

加賀 豐島毅 拜撰。

讀裴亭先生近世偉人傳賦以奉呈。

果識紙碑勝石碑大都通邑姓名馳請看一部龍門
史五十萬言千古垂。

辛巳木犀節 久保雅友謹題。

裴亭曰久保生攝西人詩才天稟尤巧乎二十八字

近世偉人傳第五編跋

是編叙事明詳議論精確使讀者親見偉人其人。是
以偉人其人千載以不死何其神哉。然則先生史筆
善活死人則雖曰之文中扁鵲可也。今五編刻成書
此以寓鑽仰之意焉云。

辛巳桂花月

丹波 增山守正謹題

是編例言曰十卷為一帙以仁義禮智信記帙號五
帙則五十卷而閣筆何其多也。天下雖廣人物雖衆
欲求偉人於一世盈五十卷難矣。是知夫子之意欲
養成後生以足其數也。然則讀此編者其可不勉乎。

裴亭曰翁始學於迂元崧庵今則忘年學於余其篤志力學蓋非今世之人也其著書有數部行于世

又曰之子事余勉學力行五年於茲矣其志如此欲不為異器

再予

又曰經營情誼敦厚既歸鄉時寄書候余眠食非世之輕薄書生傲然傳食諸家而忘舊者之比也

况學此塾親受薰陶者乎况如余朝夕侍側自幼至壯者乎而不能他日為偉人傳中人豈非可愧哉今五編刻成書卷尾以自鑒焉

上毛

杜岡文平謹題

於有為塾中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其蒲夫子之謂歟蒲夫子作近世偉人傳既徧載忠孝節義又雖不幸污於名者恕其心而傳其蹟以振起忠孝節義之氣非善成人之美者也耶嗚乎蒲夫子之志尚學識此編可以見矣夫

下總

奧原經營謹題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信哉是言也余於駿亭先生所

又曰今村生年幾十八耳詩文超羣余始觀其文竊謂此既經他人筆削者乃課題試之篇々皆可觀因大愕曰此麒麟兒也後必發大名

著近世偉人傳乎知之其書載忠臣烈士之偉蹟細大不洩足以傳不朽矣其下筆鈎幽擿微叙事精竅立論正大非尋常文士所及故使讀者發憤興起悚然想見其人焉嗚乎先生之學識文章亦可謂雄偉矣今以雄偉之筆記雄偉之跡謂之同明相照同類相求豈不可哉余師事于先生雖日尚淺今讀此編欽仰之餘遂書于卷尾

東京

今村芳之助謹題

笑脫塵機忘利名。俎馮風月寄幽情。人高自帶神仙氣。筆健能飛金石聲。湖海英髦憑誘掖。古今忠烈入

又曰古人論詩云三分人事七分天又言既有七分

反

三

天若能盡
三分人事
則樹赤熾
於詞壇易
々耳

又曰高生
妙齡耽學
不與惡書
生交品行
甚端今將
列近世名
家文雋
又曰拓岩
山豐諸子
皆妙齡英
才苟苦學
力行何事
不成古人
云有志者

近世偉人傳
題評新編讀了成危坐俗慮煩襟一洗清
於有為東塾
土佐
橫山又吉謹題

自古英雄多不遇先生胸裡抱幽憂笑而不問人間事高卧青天白日樓

先生飄逸避塵區修史扃門卧草廬人若欲知天爵貴幽窓剔燭讀斯書上總高橋庄之助謹題

青天白日坐高樓冷語微言寫隱憂無數偉人一枝筆長留正氣照千秋越前拓植淺謹題

痛論時事寫殷憂微顯闡幽語更適誰識一編偉人傳婉辞直筆小春秋武蔵岩崎千吉謹題

可嘆可笑可悲哀數卷新編亦妙哉誰識先生一枝筆活描幾箇偉人來越後牛腸謙謹題

誰倩天孫織雲錦蔚然史筆策奇勲功名何用畫麟閣自有轟々烈々文播磨山下愛謹題

悲歌慷慨濟時艱瀕死精忠不顧身一讀一嘆心壯快此生願作卷中人伊豫豐島昌義謹題

數十萬言文氣舒偉人風骨自與々豈唯摹寫驚神鬼道義千秋不朽書上毛浦野安謹題

嫉邪憤世一年々慷慨杜門追史遷直奮一枝椽大筆寫將幾箇偉人傳北海道畠山清太謹題

又曰詩亦
舒暢可喜
又曰清太
性溫清不
負其名余
觀此詩稱
桓宜武語

事竟成諸
子其勉旃

近世偉人傳
反
三
第廿三卷

日可兒々

明治十四年辛巳十一月二日版權免許
以上 ○六編七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蒲生重章

麹町區飯田町壹丁目拾番地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拾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通旅籠町三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林田鐵五郎

發兌人

發行書林

柳原	馬喰町二丁目	飯田町一丁目	池ノ端仲町	通馬一丁目	南傳馬町三丁目	全廣小路	淺草茅町二丁目	横山町一丁目	本銀町二丁目	全大神宮前	全二丁目角	全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南久宝寺町四丁目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信州上田原町
----	--------	--------	-------	-------	---------	------	---------	--------	--------	-------	-------	----------	-----------	-----------	--------

川越	森屋	檜木	岡村	長門	近江	淺倉	須原	出雲	和泉	和泉	和泉	須原	山城	伊丹	秋田	鼠屋
松	治	多	庄	龜	半	伊	萬	寺	孝	市	吉	新	佐	茂	善	甲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郎	衛	吉	助	七	七	衛	八	郎	助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造

010190530316

48-13349

